

# 四十得 福慧

◆ 文 / 王嘉齊 臺北慈濟醫院肝膽腸胃科主任

因為家人的鼓勵而踏上行醫之路，我也認為醫生這份工作，不但可改善家中經濟，更可直接幫助別人，貢獻社會，於是毅然決然進入醫學系就讀。會選擇肝膽腸胃科是由於爸爸曾在年輕時，因腎臟疾病開刀，但術後傷口大量出血，就此摘除一顆腎臟才挽救生命。經過這樣的驚心動魄，父親希望家中有人能學醫，不僅可以照顧家人，也可幫助別人。

父親常常提醒我：「人命關天，一定要用心謹慎照顧病患。」雖然當時家裡經濟狀況並不富裕，繳學費時父母都要「起會」；但爸爸卻非常重視子女的教育，盡全力提供優良的學習環境。

進入臺北慈濟醫院工作前，我在桃園一間私人醫院當醫師，每天在臺北桃園間來回奔波，十分忙碌。雖然待遇不錯，但生活並不快樂，常思索人生的意義。一次偶遇骨科曾效祖醫師，他提及臺北慈濟醫院即將啟業，我考慮離家



肩負著父親的期許，王嘉齊醫師謹慎照顧病患，用上人的開示為每一次的治療更平靜而專注。  
攝影／程千芳

近，往返方便，當患者需要時，可馬上趕回醫院，給予病患更好的服務，在家人的支持下，決定轉換環境，但當下其實對慈濟志業並不了解。

來到慈院之後，每天看到慈濟志工穿梭醫院，用心關懷來院民眾。雖然常常聽到志工們對「大醫王」之讚歎，但我心裡覺得他們更偉大，很佩服志工們無所求的付出。我們照顧病患還有薪水，志工卻是完全是無所求的助人，心中很想瞭解志工行善的動力來源。為了身體力行學習志工精神，我報名參加了臺北慈院第一屆慈誠培訓，希望藉此瞭解佛法，學習將佛法落實生活中。

在慈濟醫院行醫，最大的不同，是除了盡自己的能力幫助病患解除病痛之外，還有非常優良的人文環境，讓我能持續修行，即使工作繁重，甚至有壓力的時候，藉著上人的法，讓自己的心情更加沉穩。就算有時候情緒受到影響，總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恢復正常。因為心靈的力量，讓我能承擔更多的壓力與工作，且能心安自在。

就這樣，在日積月累的潛移默化下，我慢慢尋回當初選擇當醫師的熱忱，工作煩忙時也能心安自在，這是我繼實習醫生後，心靈成長最多的一段時光。每當遇到挫折，心情無法平靜時，常藉著收看大愛電視〈人間菩提〉，由上人的開示中調適自己；也從上人的靜思語「要用心，不要操心、煩心」而適時獲得心情的平靜，讓我心情穩定地為困難或重症之患者治療。

很感恩我的患者們，他們信任我的醫術，也有嘗試最新的療法的勇氣，接受如「人工腹水合併高周頻燒灼術治療肝癌」和「胰臟支架療法治療胰臟腹水」，很慶幸都能順利幫助病患。也感恩徐榮源副院長給我磨練成長的機會，在開院忙碌時，推薦我擔任主任，身先士卒讓全科齊心合力，並有機會於管理中持續學習，秉持公平公正，讓人和事圓，放開心胸欣賞並成就他人的優點。期望本科未來在臨床服務和研究創新上，能在臺灣和國際上打響慈濟名號。



四川大地震時，王嘉齊醫師赴災區義診，一遇到空檔就擔任香積志工，揮動大鍋鏟為大家備飯。（王嘉齊醫師提供）

每年歲末祝福時，手捧著上人的福慧紅包，聆聽上人的教誨，總自勉要以佛心師志，在工作與人品修為上「多用心」行醫救人，行菩薩道。如同上人所說，「福在做中得歡喜」，在慈濟七年中，不再像以前因繁重的工作而心情不快樂；也因為長期在這充滿知足、感恩、善解、包容文化的薰陶，體會到「慧從善解得自在」，使我能修養自己，增長智慧，對於人事物，總能以更寬容的心來看待。

上人說，「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很慶幸自己能在「四十而立」之年加入慈濟，圓了這個難得的殊勝因緣與父親鼓勵我行醫救人的立願初衷。🕊

# 小鎮醫師日記

◆ 文、攝影 / 楊曜臨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麻醉部疼痛科主治醫師

總是要來這裡幾次，這個月我又將到關山小鎮。

收了收背包裡的相機，帶了一本星野道夫《在漫長的旅途中》，一個人在夜裡開著車往關山的方向駛去，好似開始寫著自己漫長的旅途：「小鎮醫師的第一個夜晚……」

## 小鎮第五天

昨夜下了一場大雨，一覺醒來田間的泥土兀自仍是濕的，在晨曦的映照下，水氣緩緩上升，遇冷在地表的附近結成水滴，形成一條長長薄薄的霧靄，這霧靄會隨著地表緩緩地移動，遠遠望去宛若一條匍匐的遊龍，在那裡昂首擺尾似的……花東縱谷的冬季多雨，有別於夏季的艷陽與藍得放肆的天空，這冬季的早晨往往雲霧繚繞，形成一特有的景緻，我喜歡獨自帶著相機，遠遠的站在山頭，眺望著一整片平原的雲氣變幻，想像著自己像星野道夫（日本知名攝影師，拍攝一系列阿拉斯加的自然景觀，以生態攝影聞名於世）一般站在極地的冰雪中，等待著某個入鏡的剎那，我拿起相機

想把它照下來，但是怎麼照都照不出對味的感覺，後來乾脆就放下了相機，就這樣靜靜地站著，欣賞這雲霧的流動，或許這是我每天清晨到醫院上班前的小小寧靜，不應該想捕捉什麼……人生也是如此吧！想抓的抓不住，想看的看不透，就像在欣賞這一場雲霧變幻的饗宴，有些事永遠也不想知道也不想看清楚，太陽出來了，霧也跟著散去了……

## 小鎮第八又四分之三天

印象中，我當主治醫師之後好像沒有回過老家跟父母吃過年夜飯……

我不喜歡過年，我對年節期間，北部的人往南部跑，南部的人往北部跑，西部的人來東部度假，東部的人回西部探親，這種車舟勞頓，全國性的人口大移動，出門到處都是人擠人的光景，光用想像就感到疲憊；再來是有幾年，我跟父母處得不是那麼融洽，過年吃年夜飯時，你看著我，我看著你，不知道要說什麼，大家應該都很痛苦，後來我索性不回家，而「值班」，就變成我最好的理由……



冬季花東縱谷的清晨，雲霧常會聚集移動，宛若一條匍匐的遊龍。

所以每逢新年連假時，多數的醫師都輪休去了，整個關山方圓五十公里內的醫療院所都關門了，這裡變成唯一的醫療求助所，急診室每天人滿為患，就像在打仗一樣，假如我沒有別的重要的事，過年時我都待在急診室裡幫忙，而一般我是不會有重要的事的，我是搶著要上班……所以潘院長只要開口要求幫忙，我很少拒絕他。

今年院長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說，謝謝你這個月來幫忙，你以後每年過年的那個月都來支援好了，讓我聽了心頭一驚……

有一年除夕，精舍的師父來探望我們，院長竟然當著我的面對師父說：「這個醫師什麼事都願意做！」或許是我常常幫他解決人力不足的窘境，有時候我是基於一種同情的理由，這



小鎮醫院的院長真的很難當，看門診、兼急診、再來還要開刀，偶而還要坐兩個小時的車去花蓮開會、參加人文活動，勞心勞力的程度比起我們這小小的醫師不可同語，幫他上一天班，或許他可以多休息一天。

最重要的是，其實我喜歡上班，我不喜歡休假，我喜歡看著病人好轉，

為他們扭轉未來，好像俠盜羅賓漢一樣，大概是心裡的英雄主義作祟；我也喜歡把一件沒有人要做的事情把它做好，這就好像經營一個沒有人理的疼痛科門診一樣，有時你把一個大家都排斥的事情做好，心裡會有一種莫名的滿足感。所以當出現了沒人願意上的班，我都願意幫忙，因為放假其實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放假時我不是背著沈重的相機，走在不知名的林道裡，等待藍腹鵬這種大雞出現，然後把自己搞得滿身泥濘灰頭土臉；不然就是正騎著腳踏車努力翻越某座山脈。相形之下，上班真的是一件駕輕就熟，簡單愉快之事，潘院長一定會覺得我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力！

明天就是除夕了，返鄉的人潮、遊客會慢慢蜂擁進這個小鎮，過年的時候什麼事都會發生，酒醉車禍、鬧事受傷、吃太多腸胃出血穿孔、天冷心血管疾病發作……急診室將像世界大戰的戰場，今天只是明天黎明開戰的寧靜前夕……

## 小鎮第十天

過年還有一件惱人的事，就是沒有東西吃，在小鎮裡更是如此。小鎮裡只有幾間餐館，大多數的餐廳都關門了，少數有開的也都擠滿了遊客，我

天后宮前市集的年貨大街，成堆的橘子，濃濃的年味。



不是那種有性子的人，沒有辦法大排長龍只為了吃一頓餐，我決定每一餐都給醫院的素食餐廳請客。

但是當大家都在團圓吃年夜飯的時刻，急診室裡包括我的兩位醫師和三位護理人員卻沒有人有空吃飯，外頭一直傳來鞭炮此起彼落的聲音，我吞了一吞口水，想著佛陀說過「過午不食」的諸多好處……有一位婦人大概是準備作年夜飯時切到手指頭，皮膚缺損、指甲掉了一小塊，根據我在開刀房的經驗，這種傷口是縫不起來的，一般都要做跨指皮瓣或是作皮瓣轉移手術，甚至有的時候得削去一小段骨頭再把它縫起來，我仔細解釋給病人聽，她必須到大醫院去。但她大概沒辦法理解為什麼傷口不能直接縫起來，竟還要手術麻醉，於是開始歇斯底里，還問我畢業了沒？我很同情她在這個團圓的夜晚遭此橫禍，她正處於否認、憤怒的階段又剛好把氣發到我身上，我終於可以明白為什麼現在沒有人要當急診科醫師了！我安慰我自己，我一定是看起來還像是二十五歲那般的年輕英挺……

夜更深了，除了便利商店外，更沒有東西吃了，我囫圇吞了一顆橘子，朦朧的睡去……我想我該回家了……我已經七年沒有在除夕夜的時候回家看過父母了……



院長累了，躺在急診室的長椅上睡了大概三秒鐘，而他還要守著漫漫長夜。

## 小鎮

### 第十二又二十四分之二十三天

因為父母親知道我過年是絕對不會回去的，所以他們也想了一個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每年他們都要開著車從西部大老遠的到關山這個偏僻的小地方來找我。有時不忍心他們這麼辛勞，但是想想，他們一

生也很少來花東度假，可以看看這沿途的風景，天下父母心，也就由著他們吧！

父母親來了，住了兩晚，又匆匆地走了。大概發現我並沒有多餘的時間陪他們，父親說他沒有事情做會感到焦慮。他跟我一樣是閒不下來的人，



一起吃了幾餐便飯，被碎碎念了一頓，母親說被念一念也是孝順的一種表現。我應該很不孝，她一邊念我，我一邊回嘴，我一生只聽過過年時小孩回家看父母，沒聽過父母去看小孩的，有時候我會覺得很遺憾並沒有長成父母心目中期待的樣子。雖然我們仍然相愛且互相關心，但有時候相愛且互相關心的人並沒有辦法融洽地相處在一起……

傍晚出現了一小段的空檔，我站在急診室大門口，看著海岸山脈的另一邊，雲不斷地翻湧至花東縱谷這一頭，像瀑布一樣，也是縱谷的奇景之一，山另一邊的臺十一線公路，天氣應該很差吧，或許浪正大著。天空下了點小雨，小鎮的街頭被川流不息的汽車所佔據……

我正準備要去打飯，突然病患蜂擁而入，一位三歲的女孩在臥室裡睡覺，電線起火，沒有人發覺，直到發生爆炸才意識到失火，送到急診室時，鼻毛焦黑，滿臉碳粒，雖然沒有呼吸窘迫的現象，但有吸入性嗆傷的風險，書上說遇到這種狀況寧可插錯一百根氣管內管也不可以錯失一個，看到她稚嫩的臉龐，實在於心不忍，下不了手……到底要插管還是再觀察？每一個醫療措施決定的背後，都代表著一

**在南橫臺東段、天龍溫泉飯店附近，離家還有兩百公里。**



條性命未來的進展，假若我錯了該怎麼辦？有時候我覺得這一切都遠遠地超過自己內心所能負擔……

出血，中風，救護車來回奔馳，不斷將病人後送，車子開到不夠用，全花東的加護病房都滿床了，不曉得下一個病人要送到哪裡……全國的醫院大概都處於類似的窘境，這種混亂還要持續幾天，才會慢慢恢復……

一陣混亂過後，素食餐廳也關門了，今晚又度過了沒有晚餐的一天，過完年我應該會瘦吧！

### 小鎮第十三天

年假好像還有一萬年一樣漫長，病人完全沒有減少的樣子，忙的時候不須要吃飯也不要睡覺，但是一旦出現空檔，失去 sympathetic tone（交感神經的活性）之後，馬上會進入失神的狀態。

### 小鎮第十四天

某位看完急診的患者，竟突然從袋子裡拿出二十萬現金，說要捐給慈濟醫院！潘院長說，去年來支援的醫師，不但沒拿薪水，臨走前還捐了一筆錢……因為以小鎮的規模，根本支撐不起這樣的醫院，關山慈院之所以還能夠存在，代表著臺灣人的熱情與善良，在這個沒有那麼美好的世界，讓人看到微微的一絲希望。

### 小鎮第十五天

終於輪到我休假了，我該回家了！

大多數的醫療院所應該都恢復營運了，昨夜不知為何，輾轉難眠，一覺醒來頭痛欲裂，我開始盤算回家的路。臺九線上大塞車，我想一下開車跟騎腳踏車的時間應該差不多，所以就騎車走南橫公路出發了！我二十五歲時曾騎車到埡口紮過營，當時看到腳下奔騰的雲海，內心激動不已，現在我已經超過三十五歲了，流浪已經是很遠的事，我還騎得到嗎？離埡口還有三十九公里、甲仙一百多公里，意思是離家還有兩百公里，到高雄的路段封閉，看來我是回不去了。

### 小鎮第十八天

年節終於過完了，百業已經開工，同仁都陸續回到工作崗位，遊客也已經離開，小鎮又恢復昔日的寧靜。春節過後，意味著春天已經到了吧！季節總是在無聲無息中轉換，踩在田埂裡，看著一望無際黃澄澄的油菜花，好像還是昨日的事而已，今天小鎮田間已經都插滿了新苗。

我相當喜愛這小鎮早春的季節，這個季節裡有幾天，小鎮田裡到處水汪汪的一片，映照著藍天白雲與鄉間藍白色的小屋，形成倒影，像天地間有



一片大鏡子一樣；但是因為水裡插滿了秧苗，看起來又不若一面湖水般全然對稱，這種景象一般只能維持三、五天左右，等到過了這個時候，新苗長高了，水乾了，這倒影便像過眼雲煙般消散。我對這種剎那稍縱即逝，

沒辦法把握的景色總是充滿感懷，像人生一樣，想要抓住什麼，卻永遠抓不住……

新苗已種，每棵新苗都代表著一個希望吧！下一季又是燦爛豐收的季節。



稍縱即逝的景色像人生一樣，永遠都抓不住。新苗已種，每棵新苗都代表著一個希望吧！

## 後記

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我會跟小鎮的急診扯上關係。幾年前，我因對在大醫院裡當個小醫師感到厭倦，想要轉調去當個小鎮醫師，當時潘院長的條件就是要輪值急診……

對我而言，在大醫院裡當個小醫師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首先必須作研究、寫論文，因為我不是天才型的醫師，寫出來的論文對醫學也不會有什麼進步，就算不寫對整個世界也不會有什麼損失，再來我對醫院裡的人際關係處理不來，所以想要搬到小鎮去，買兩分地、種向日葵、開放自採、一朵十元，假如還有空閒的話，再去小鎮醫院作麻醉。

當時的小鎮，人力缺乏。雖然有各個專科醫師，但是每個人都要輪急診，所以每位醫師都練就全科醫師的功夫，我就在那種因緣下硬著頭皮去學習急診，後來，我的轉調當然沒有成功，只是自從值過小鎮的急診之後，我就嚇到了……

關山小鎮屬於旅遊型的城鎮，假日時會湧進大量的遊客，值了一個晚上的急診之後，會有一種壽命短好幾天的感覺，這是不管給你多少值班費，你都不會想去賺的差事。我不是怕累的醫師，但往往還是覺得超過體力上的負擔，潘院長常常找不到醫師幫忙



值急診，所以有時除了星期一到星期五，甚至星期六、日他也必須在急診連續值班，然後星期一早上再繼續看門診。說真的，我不曉得他到底是怎麼辦到的……因為我知道他是怎麼努力地維持一個小鎮醫院，所以當他找不到人幫忙值班時，我也很難拒絕他；有一年清明節剛好星期一，加上星期六、日可連續放假三天，這種大假日當然沒有人要去偏遠的關山輪值，所以院長要連值三天。他問我可不可以去幫忙，其實我星期一在花蓮慈院也要值班，但是那裡我有資深的住院醫師幫我。基於同事間的情誼，我還是答應他星期日可以去幫忙，至少讓他中間有一個空檔可以休息。於是在經過一夜的折騰之後，星期一一早我就開著車準備回到花蓮慈院，當時沿途





盤算著有住院醫師幫我，就算我徹夜未眠，應該也可以在醫院睡一整天吧！只是當八點整我剛好踏進醫院門口時，手機響起，急診有一個心臟手術，讓我當場傻眼，只想捶胸頓足，心想有時候好心並不會有好報……上完那個星期的班之後，真的有一種靈魂要離開肉身的感覺。

之後的重要節日，諸如母親節、父親節等等，我都拋棄自己的家人在小鎮的急診室度過。父親知道了，就打電話來阻止我，叫我不要為了錢工作；他沒有辦法明白，很多時候並不是錢的問題而已，假如是為了錢，我就挑輕鬆的日子去幫忙就好了，不必挑這種重要的節日；然後他又說「那不按時吃飯又睡那麼少對身體不好」，我就說「假如要身

體好每天睡飽飽，那就去賣冰好了不用當醫師。」最後他投降了，就說「那你不要開車去，徹夜未眠開車太危險」，我就跟他說「好。」但是從來沒有做到。有時候火車時間就是搭不上我的時間，而且我喜歡開車，我喜歡看著風景不斷地往後逝去的那種感覺，我常常開著我的平價休旅車，然後幻想著自己是開著高級的硬頂敞篷車在臺九線道上奔馳。

幾年前，潘院長曾經跟我說，他已經有八年的清明節沒有回去掃墓了，想來如今應該已經超過十年了；我相信他也超過十年沒有回家鄉過年了。很多人把小鎮當作是度假的中心，但是也有很多醫師，一生都奉獻給了這個原本不可能會有醫院的小鎮。看到



這些醫師，有時候自己都覺得有愧，因此有時候，總希望可以幫助這些醫師、或者是這些鎮民一點什麼……

我們都不是天才，這一生不會發現什麼抗癌基因或是什麼抗老化基因之類的，然後得到諾貝爾獎；小鎮需要的也不是什麼天才醫師，什麼都會，永遠都不會犯錯；我們不可能像醫學中心一樣，什麼科的醫師都有，每個病人的問題都可以經由會診然後請各個專科醫師解決。有時候我們只能幫他們搶一點時間，讓他們有機會存活，直到他們能轉到後送醫院為止。

這兩年願意下鄉的醫師比較多了，小鎮已經有常駐的骨科、神經外科、胸腔內科、心臟內科、還有腸胃內科，這些醫師拋棄都市的繁華便利的生活，

在年假的時候犧牲假期，固守小鎮的急診，我只是在旁邊幫忙打雜的二線醫師，看看感冒、拉肚子，處理簡單的傷口，讓他們可以稍微休息或是集中精力去照顧其他的重症患者。我們可能不是最好的醫院，但是我們都很努力讓這個小鎮更好，在年假闔家團圓的時候，鎮民依然可以有所依靠的過著正常的生活。有時候你覺得可以跟這些醫師一起工作，度過一年裡小鎮醫院最艱困的這幾天，是一件快樂而有成就感的事；當你看到他們像受盡折磨一樣徹夜未眠，在疲倦的時候努力保持清醒，你就會明白在這個即將崩解的醫療世界，仍然有很多醫師擁有不被擊倒的熱情，因為有他們，在黑暗裡，你仍然看得到希望。🌱